

第一章

马车碾过乡村路上的石子，吉拉姆在颠簸里醒了过来。

经过六天不眠不休的旅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偏偏在今天打起瞌睡来。他皱起眉头看了看白色亚麻衬衣起皱的前襟，把松开的下摆塞进黑裤子里。每次他睡了觉之后，一头卷曲的金发就会变得乱糟糟。他用手梳理了几下，感觉到手指掠过的发卷都回到原位了。

他那本《现代机械》掉在车厢地板上。书页之间伸出来几十张小纸条，上面写满吉拉姆做的笔记和图表。他捡起书捋平笔记，小心翼翼地把书和其他文稿放在一起，塞进自己崭新的卡德里昂羊毛大衣的大口袋里。

吉拉姆只带了少量衣物和几本他喜欢的书。车厢里满是工具和一箱一箱的机器零件。好些沉重的箱子被绳子固定在车厢顶上，不时发出吱嘎声。因为行李太重，车夫向吉拉姆的母亲收了两倍的车费，但母亲倒是很自豪。那些沾满机油的沉重零件为吉拉姆赢得了去萨格兰达学院读书的机会。

那所学校此前从未招收过纯血的哈迪姆人，而唯一一名混血哈迪姆人学生还是半个世纪前的雅辛·利夫-哈伦。

利夫-哈伦的方程改变了天宫，皇家公园里竖立着他的雕像。吉拉姆的父亲觉得吉拉姆有朝一日也能被竖起一座雕像，他已经看好地方了。如果条件允许，吉拉姆的父母准会再派出六七辆马车，上面满载着庆典舞蹈演员外加一大群染成红色的鸽子去昭告天下，宣布他们最小的儿子前来报到了。幸而校方规定一个学生只准有一辆车。

马车车轮又撞上了地面的凸起，吉拉姆赶紧抵住靠车厢一边那些摇摇欲坠的箱子。深色木料在午后的天气里变得热乎乎的。他的棕色大衣在翻山的时候穿着挺合适，现在却非常闷

热还散发出阵阵汗味。吉拉姆脱掉大衣，尽可能在狭窄的车厢里伸展双腿。

现在他离萨格兰达学院不远了，可能最多也就一小时车程。

他把窗帘拉到一边向外眺望，翠绿浓密的树林长成了墙壁一般立在路旁。偶尔有松鸦挥舞着蓝色的翅膀从枝桠间一闪而过。他觉得自己在树干之间瞥见了某种白色的东西在快速移动，但拐了个弯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车子继续行驶了一段，茂密的荆棘和高耸的橡树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树篱和被低矮石墙分割的开阔田地。一群白色的鸭子在路边蹒跚地走着，赶鸭子的是个一脸百无聊赖的小男孩。

远眺田地的另一头，吉拉姆看到了一个骑马的人。马在阳光下看起来白得耀眼，骑马的人皮肤也同样白皙，与他的黑发和深蓝色萨格兰达学院校服形成鲜明对比。

吉拉姆觉得自己穿起校服来恐怕就没这么好看了，虽然那也是精心裁制的。他猜想那个骑手会不会是高年级学生或者是导师。吉拉姆惊诧地看着那个瘦高个的人催马前进，跃过石墙，然后穿过道路，又穿过路对面的田野。

那人根本没有朝吉拉姆的马车看一眼，更没有去看放鸭子的少年和受惊的鸭群。片刻后，马载着骑手走得更远了，成了模糊的影子。吉拉姆努力想继续捕捉那身蓝色外套，但最终他还是消失在向日葵盛开的田野中。

吉拉姆觉得自己激动的心情正通过血管贯穿全身。这正是学院承诺的未来——无畏，果断，出类拔萃又能如此俊美。说不定还有一场冒险在等着他。

这些天来，吉拉姆一直很有耐心，但此刻他突然觉得这辆吱嘎作响的破马车仿佛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而他必须现在就

身处学院里。渴望和激动像疼痛般蔓延遍布他的身躯。

马车驶上了环绕在学院四周的厚重石头城墙。吉拉姆抓住车门门。他没去看建筑主体上堡垒般的塔楼，也没去看小教堂那鲜亮的蓝色尖塔。他看着铺着卵石的小路和绿色的草坪，寻找自己的同学。几个穿着学院蓝色校服的男孩正朝小教堂走去，谁也没有像那位骑手一样引起吉拉姆的注意。

马车猛然一晃停了下来。吉拉姆往前滑了一下，手依然抓着车门门。结果门突然打开，他摔到了车外马房前面泥泞的地面上。吉拉姆挣扎着站起来，发现两个年长的男人正看着他，他们都穿着代表学者的灰袍。在这两个人身后，就是那匹闪耀的白马，骑手正拉着缰绳站在旁边。

虽然没人问他，但吉拉姆还是说：“我没事！我只是.....门开了，我没注意.....”

吉拉姆能感觉到自己已经满脸涨红。哪怕是黝黑的皮肤也藏不住那么强烈的红晕。他赶紧站起来，却惊恐地发现，那位骑手的表情从关切变成了好笑。他俊美的笑容让吉拉姆觉得异常丢脸。他瞪了那个骑手一眼，然后退回马车里拿自己的大衣。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骑手已经到马房里去，看不见人了。那两位学者赶紧来到吉拉姆身边，他们都是典型的卡德里昂人，浅色皮肤，身材健壮，头发和眼睛都是棕色的。

其中一个人年龄较大，可能快五十了，他头发剪得很短，已经出现一些灰白发。另一个学者看上去不比吉拉姆大几岁，约莫二十七。他的头发略长，脸上长了些雀斑。

“在下布拉西奥·乌拉康，”年轻的学者作了自我介绍，“这位是我尊敬的兄长，多纳米罗·乌拉康学者。”

吉拉姆朝他们二人鞠了个躬。卡德里昂人的名字总让他觉得

有点奇怪，于是他特别记下这两个名字的发音。再加上很多卡德里昂人觉得哈迪姆人粗鲁无礼，吉拉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复述新老师们的头衔。

“布拉西奥学者和多纳米罗学者，见到二位十分荣幸。我是吉拉姆·克尔-扎基，您谦卑的学生。”

吉拉姆如此礼貌让布拉西奥学者露出了微笑。“总算见到你了，我很高兴。哈维尔刚才说他看到了你的马车，所以我们正要去迎接你。”布拉西奥学者指了指刚才那个骑手所在的位置，但那里已经没人了，他皱起眉头。“他应该是去刷他的马了，目前马房里人手不足——”

“没关系，”作为兄长的多纳米罗学者插话了，“今天晚餐时间，吉拉姆就会被正式介绍给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

多纳米罗学者的语气比布拉西奥学者的语气内敛不少，表情也很严肃。吉拉姆忍不住觉得这位年长者不大喜欢自己。也许是因为他们在期待一个天资卓越的学生到来，谁知道却等来一个大头朝下从马车里摔出来的他。

多纳米罗学者的目光越过吉拉姆，看向堆在马车顶部和内部的箱子。“那些都是你的？”

“是的，先生。那些都是我为‘王冠挑战赛’设计的零件。”

布拉西奥学者咧嘴笑了。“你从安纳克里托把它们运过来的？这是何等的投入。太了不起了！”

布拉西奥学者如此热情，让吉拉姆对他有了些亲切感，但是吉拉姆也注意到多纳米罗学者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

“我让脚夫来收拾你的行李，”多纳米罗学者说，“我们应该能腾出一间小仓库当作你完成这一项目的临时工作室。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占地方。”

“谢谢您，先生。”吉拉姆再次向这位年长的学者鞠躬。“很抱歉造成了这些不便。”

“是啊，你能意识到我们有所的不便就很好。很少有新生入学直接上二年级，能被分配到独立房间的就更少了。”多纳米罗学者查看了那些木头箱子之后，严厉的表情似乎缓和了些，很奇妙。“我只希望你的确如教师们说的那样，是个机械学天才。”

“天才”这个词让吉拉姆再次脸红了，同时腹中也冒出一丝痛苦的焦虑。他现在十七岁，过往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建立在父亲的发明之上。现在是他第一次独自直面挑战。

“我会尽我所能代表学院赢得‘王冠挑战赛’。”吉拉姆向多纳米罗学者保证。这位年长的学者露出一丝微笑表示回应，伸手帮吉拉姆拍掉衬衣上的泥土。

“经过旅途劳顿，你肯定想洗个澡。布拉西奥学者会带你去你的房间。”

“好的，先生。”吉拉姆拿起大衣和灰色旅行箱，跟着布拉西奥学者穿过青翠茂密的草坪，朝着一座醒目的三层灰色石头建筑物走去。

“那是宿舍，一年级学生住在西侧翼一楼，那里原来是军械库。”布拉西奥学者指了指从主楼延伸出来的建筑物，那里的窗户都安了栅栏。“所有人住一个房间，方便夜班舍监管好他们不惹麻烦。”

吉拉姆很庆幸自己不必当一年级学生。他很难想象晚上睡觉的时候和一百个鼾声大作的卡德里昂男生挤在一个房间。光是那个味道就足以让他发疯了。

“二三年级的宿舍都在二楼。当然，那些家里有爵位要继承

的小伙子们，要在第四年学习《王法》，他们住三楼，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房间。”

“塔楼呢？”吉拉姆抬头看着从三楼上升起的两座尖塔。

“西塔楼是储藏室，东塔楼是为特殊情况准备的。”布拉西奥学者似乎有些不安。“我们进去吧？”

建筑物内部昏暗阴凉。卡德里昂贵族们的家庭纹章都挂在学院装饰精美的蓝色墙上，萨格兰达家族的金色纹章也镶嵌在每一扇门上。布拉西奥学者带着他经过了一匹前蹄腾空跃起、后腿直立的骏马雕像，又穿过餐厅，然后走上一座大楼梯。

“有四间讲堂都在一楼，别的教室都在东侧翼，”布拉西奥学者一边上台阶一边对吉拉姆说，“餐厅和公共图书室就在我们正下方。”

“这里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庞大又结实，”吉拉姆说，“有点像座堡垒。”

“以前确实是要塞。三百年前，在第一萨格兰达王朝时代，这里是最坚固的要塞之一。‘收复运动’之后，重回王位的萨格兰达王将这里赐给他最得宠的一位诸侯，用于训练年轻贵族，教他们战争和法律之道。当然，从那时到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说起来，历史就在我们脚下。”布拉西奥学者停在楼梯上，指了指下方石头地板上放射状的黑色花纹。

“那个地方就是一百年前，卡利斯托·托聂萨尔打开白地狱之口，击败米罗哥特侵略者的地方。”

吉拉姆仔细看了看那细密的网状黑色裂纹。他不相信白地狱也不相信任何关于卡德里昂地狱的传说，但那烧焦且遍布小坑的石头还是让他愣了一下。站在这座古代堡垒中，听一位

学者讲述故事并指出它具体的发生地，这让那个关于一位卡德里昂贵族用自己的灵魂交换了强大的力量继而击退侵略者军队的故事，听起来十分可信。

即使如此，吉拉姆也不相信。灵魂不可能被交出去，快乐和善良也不可能被装进瓶子拿去市场上出售。只有死亡才能让灵魂离开躯体。

吉拉姆瞥了一眼布拉西奥学者，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些开玩笑的痕迹，但学者的表情很严肃。

“卡利斯托的后代仍然持有那份与白地狱订立的契约。”布拉西奥学者意味深长地看着吉拉姆。

吉拉姆不知道自己该做出满怀敬意的回应还是应该表达厌恶。于是他决定诚实作答：“按照哈迪姆的传统，我们不相信人会下地狱。我们相信一切生物死后都穿过一层纱耶第，然后以新的形式重生。”

见布拉西奥学者皱起眉头，吉拉姆继续说：“大部分现代哈迪姆人，比如我家这种，并不相信藏在圣林里的纱耶第的传说，某位巴希姆打开纱耶第获得超越生死的能力这种故事，我们就更不信了。如果纱耶第真的存在，那也只是在古代，现在早就没有了。但是说真的，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故事只是对生死平衡的一种隐喻。”

只有非常虔诚的巴希姆才认为纱耶第是真实存在的隔在生与死之间的门，而吉拉姆非常不愿意被人当作迷信的修行者，一连好几个小时跟树说话的那种。

“是吗？”布拉西奥学者轻轻扬起头。“这么说来，你们不怕地狱？”

“不怕，如我所说，我们不相信有地狱。纱耶第也只是个有意思的传说罢了。”

布拉西奥学者看着吉拉姆，仔细打量他的脸。“所以你也不怕带着地狱烙印的人——地狱之门就在他身体里燃烧的人？”

吉拉姆耸耸肩。“应该不怕吧。”

“那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和他同住一间寝室也没问题吧？”布拉西奥学者语气有些怀疑。

“只要对方不是疯子，没有黑痘病，我和谁住一间寝室都没问题。”吉拉姆回答。这不全是实话——他当然不想和小偷或杀人犯同一寝室，说实话，太难闻的人也不行.....

“嗯，那很好。你的寝室在三楼，东塔楼。”布拉西奥学者继续往楼上走。吉拉姆快步跟着他。“那里离别的寝室比较远，足够安静，可以安心学习，而且跟别的寝室相比，那里十分宽敞。”

吉拉姆完全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东塔楼是给特殊情况准备的，于是决定直奔主题，别再让布拉西奥学者紧张兮兮地罗列宿舍的优点。

“你希望我和带有地狱烙印的人同寝室？一位托聂萨尔的子孙？”

布拉西奥学者犹豫之后承认道：“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其他高年级学生都拒绝与哈迪姆人同寝室。他们不反对你在此学习，但坚决不肯和你同住一个房间，因为他们的灵魂没有保护。但是哈维尔的灵魂已经.....注定了，和你同寝室也没关系了。”

吉拉姆想好好问问这些人觉得他们睡觉的时候，哈迪姆人会对他们干什么，但是他忽然想起来哈维尔这个名字，想起了那位骑手满含讥讽的黑眼睛，于是又改变主意了。

“哈维尔？那个骑着白马的人？”

“是啊，劳玛公爵，哈维尔·托聂萨尔。由他来当你的学长。”

第二章

这间寝室何止是宽敞，简直就是空旷。两张床分别脚对脚，放在房间两头靠墙的位置，其中一张只有木框架和垫子，另一张床则像是用了很久，被褥半摊开，边上是一个梳妆台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有几本黑色皮革封面的书，还有一个墨水瓶和一把削笔刀。

一般来说，吉拉姆会找点借口翻翻那些书。这一次，他却沒有去看。

他盯着地板上那片迷宫般的红色线条，那些线条弯曲盘旋，仿佛巨大的天宫地图。

吉拉姆一时间想起了雅辛·利夫-哈伦。他想，学院会不会出于敬意，完整保留了那位伟大天文学家的早期图画。但吉拉姆立刻注意到，地板上的线条不符合任何星座，墨水痕迹也太新鲜了，不可能是一个世纪前画下的。

长长的光束从狭窄的窗户里透进来，照亮了一串椭圆形以及其中潦草的陌生文字。那种墨水似乎会变色，有些地方是铁锈的棕色，有些地方是深红色。

吉拉姆看了看布拉西奥学者，希望得到一些解释，但对方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地板。他指了指靠在西面墙边的那张床架。

“晚餐前，管家就会帮你把床铺好，如果他们没有铺好床，你就拉门口的铃绳，马上就会有人应答。”布拉西奥学者说着推开沉重的橡木门。“你看到铃绳了吧？”

“看到了。”吉拉姆没再多看一眼那深蓝色的麻花状绳子。他的床尾上有一行弧形排列的深红色文字，他不禁皱起眉头。看上去是卡德里昂文，但吉拉姆一个词都不认识。

“浴室在那边。”布拉西奥学者指了指书桌边上一扇狭窄的门。“不过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在果园的湖里洗澡，那里水浅而且暖和。我念书的时候也去果园湖里洗澡，不过现在我是讲师了，就不经常去了。讲师最好不要和学生混在一起。”布拉西奥学者始终不去看地板，甚至也不看床和东面墙边的书桌。他一只手紧握着铁质的门把手。

吉拉姆意识到，光是站在这个屋里就令布拉西奥学者十分不安。

“五点钟打铃吃晚饭，最好穿得正式一些。你有校服吧？”

吉拉姆点头。

“很好，很好.....”布拉西奥学者不再说话，只是透过那些狭长的窗户望着外面。他还抓着门把手，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最后布拉西奥又说了一句：“你也可以住马房，你知道吧。”

“跟牲口们一起？”吉拉姆对这个提议的气恼简直难以掩饰。他又不是某个学生收养的流浪狗，他是被校长邀请到学院来学习的。他母亲已经付了整个学年的费用。

“不，当然不是。”布拉西奥学者忽然脸色苍白，脸上的雀斑显得颜色更深了。“其实这个房间也很舒适，采光很好，哈维尔说冬天屋里也很温暖，火炉很大。你在这里一定会住得

很舒服。”

吉拉姆指了指地板，但还没来得及提问，布拉西奥学者就说话了。

“你一定想赶紧打开行李梳洗一番，我下楼看看你的床铺准备好没有。”他说完就溜出房间，还顺手关上了门。

学者离开时的慌张神态颇为可笑，只可惜吉拉姆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仔细看着地板。他一直都不相信卡德里昂人的民间传说是真的，也不觉得现在是个改变观念的时机。他大胆地从地板上走过，却不由自主地选了一条避开墨水线条的路线，于是他强迫自己直接从那些奇怪的字句上面踩过去，好证明它们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吉拉姆顺利地走到自己的床边，把行李箱放在地板上。大大的白色床垫让人一看就想躺上去。吉拉姆真的很想直接躺下陷进这片温柔乡，但现在，他和他的衣服都很脏。

他打开行李箱，拿出香皂和白色的薄款祈祷服，这件衣服是他舅舅坚持要他带上的。在衣服的下面，他发现一个小包，里面装满干薄荷叶，还有几块他最喜欢吃的玫瑰味太妃糖。是母亲送给他的。她总是在吉拉姆的东西里藏些糖块，这是她的习惯。

一阵乡愁涌上心头。他才刚到学院，就已经开始想念家乡了。

“害怕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是错把无知当成安全。”

四处旅行的哈迪姆学者们常常说起这句谚语。有生以来第一次，吉拉姆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浴室只比橱柜大一点，里面有个很大的铁浴盆，还有几个瓷罐装着冷水。吉拉姆飞快地洗了个澡。洗完之后他把浴盆底部的塞子拔掉，听着水流出去。片刻后他听见水流进楼外某处排水管的微弱声响。吉拉姆觉得这个设计很巧妙，入学的快乐心情又回来了一些。

他穿上祈祷服。薄棉布贴着他潮湿的皮肤，但总好过再把脏兮兮的旅行服装穿上。

他从浴室出来回到自己床边。旁边书桌上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黑色皮革封面上有一圈闪亮的金色文字。那些文字和地板上的文字很像，每个卷曲的字母看上去都很像普通的卡德里昂语手写体，吉拉姆觉得自己应该能读懂。如果只是观察单词的长度和形状，看上去应该是能辨认的，然而，一旦凑近了仔细一看，那些文字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涂鸦。

他捡起那本书翻阅起来，厚厚的羊皮纸中传出浓厚的木调气味。

书的最后三分之一是空白，但前面有内容的部分每一页都写满了手稿，而且每隔几页还绘有一些圆圈和曲线。有些看起来像装饰华丽的刀，有些看起来像纠缠的荆棘，有些像是古怪歪曲的星座。所有绘图风格都和地板上的图案一致。

三块刀一样的形状就在吉拉姆的脚边，它们似乎指向另一张床。吉拉姆想，那应该是哈维尔的床。床上蓝色的毯子没有铺平，露出下面干净的白色床单。

吉拉姆把书放回桌上，转向自己的床。他一转身，才意识到寝室门敞开着，哈维尔·托聂萨尔靠在门框上默默看着他。

就算在卡德里昂人中，哈维尔也算个儿高的。他衣着讲究，深蓝色外套袖子上装饰着丝线绣的托聂萨尔的黑色太阳纹章。他的贴身骑马裤和皮靴及手套接缝上也有同样的丝绣。他右手上戴着一枚大个的图章戒指。

尽管哈维尔衣着雅致，但他削瘦的身材、乱蓬蓬的黑发、深邃严肃的眼神都让吉拉姆想起那些常在安纳克里托烟雾缭绕的街巷里出没的瘦高个年轻人，他们操着刀口舔血的买卖。吉拉姆的父亲把那些人叫做“街头蛇”，任何体面的哈迪姆家庭都不会和他们说话。

“我本应该先和你打声招呼，但我不想打搅你看书。”哈维尔的声音比吉拉姆预想的柔和，而且也更低沉。

“我没有——”吉拉姆没有继续说下去。擅自看哈维尔的书被他撞见就够糟糕的了，撒谎就更不应该。“我不该看你的书，但是我发现这本书封面上的文字和地板上的一样，我想知道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很抱歉。”

哈维尔看了他一会儿，轮廓分明的嘴唇略微翘起。“那你看懂了吗？”

“没有，”吉拉姆回答，“我完全看不懂。”

“别这么失望。”哈维尔穿过房间来到床边。他经过的时候，吉拉姆闻到了皮革和汗水的味道。他注意到哈维尔黑色靴子的鞋带上粘着金色的草叶。哈维尔拿起那本书，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笑意突然消失，那种强硬自大的态度回来了，他把书扔给吉拉姆。

“想看就看吧，”哈维尔坐在自己床边，开始脱靴子，“只有被诅咒的人才能看懂。”

柔软的皮革封面贴着吉拉姆的手掌，感觉很热。“不可能，任何书写下来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学习得以阅读。”

“这种语言确实能学会，但要付出代价，”哈维尔漫不经心地说，但是他抬头看着吉拉姆时，表情却很严肃，眼神阴沉，“把你的灵魂让渡给我，我就把所有关于白地狱的秘密都告

诉你。”

吉拉姆不相信白地狱的存在，但是哈维尔的提议听上去很有吸引力，仿佛小时候看的冒险故事里那种充满未知和危险的提议，引诱着年轻的英雄主角们踏上浪漫的征途。

突然，哈维尔大笑着把靴子扔到地上。

“你真的在考虑啊？”哈维尔摇摇头，一缕黑发垂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拨开。“你为了读懂我那个发疯曾祖的日记，甚至愿意把灵魂出卖给我？别人可说你们哈迪姆人都是精明的骗子。”

“我还没答应呢，”吉拉姆否认道，不禁发现自己羞愧得脸都红了，“反正我也没信。”

“你明明信了，”哈维尔微笑着回答，“我都从你脸上看出来。”

“不，我没信，”吉拉姆坐在自己床边，“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你都没做自我介绍，就说要买我的灵魂。要我说，说不准你是个疯子。”

“确实，”哈维尔欣然同意，让吉拉姆有些惊讶，“谁说我不是个疯子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吉拉姆想不出任何话题，哈维尔则在专心脱另一只靴子，最终他把第二只靴子放在第一只靴子旁边，一起推到床角边，接着他开始解外套扣子。“布拉西奥学者应该已经跟你说过我了。”

“他说你是这里唯一一个不计较跟我同住一间寝室的人。”

“嗯，除了担心我的隐私。”哈维尔瞄了一眼吉拉姆手里的那本书。

“我已经解释过了，”吉拉姆猜自己的脸又红了起来，希望与生俱来的深肤色能够掩盖一下，“很抱歉，我保证不会再这么做了。”

哈维尔闻言笑了笑。“你可以随便看。但是不要忘了，我可能会收取报酬。”

吉拉姆以为哈维尔又在开玩笑，但是他也拿不准。

哈维尔把外套扔到床上，然后用细长白皙的手指解开衬衣的带子。他领子上戴着一枚金徽章似的东西。吉拉姆猜这或许是另一个纹章，但当哈维尔脱掉了衬衣，吉拉姆的注意力很快从徽章上转移了。他不禁注意到哈维尔苍白的皮肤让胸口的深色体毛格外醒目。那粗放的模样和吉拉姆身上金色的细软体毛完全不一样。

哈维尔瞥了他一眼，吉拉姆赶紧看向别处。

“说实话，这本书没什么意思。你床边那些符号是为了在你睡觉的时候保护你，因为那时候灵魂最容易受到攻击。这个，”哈维尔指了指其中一个符号，那个符号就在他穿筒袜的脚边，“这个是守住我体内的白地狱，确保我睡觉的时候它不出来狩猎。你会很安全的。”

“你真的相信自己体内有个地狱？”吉拉姆问。

“不是相信，而是我知道。”哈维尔回道，这一次他语气中没有一丝轻率。

哈维尔松开腰带扣，把皮带从裤子腰带扣上取下来。然后他开始解裤子上的小金扣子。吉拉姆大为震惊，但是却很难移开目光。

“你要把衣服全脱了？”

哈维尔略微抬起头看着他，“不然我为什么解扣子？”

“你为什么要脱衣服？”吉拉姆没理会哈维尔的问题。

“嗯，也许你可以穿着全套衣服洗澡吧，”哈维尔笑着说，“我还是愿意脱光了洗。”

吉拉姆对这番讽刺无言以对。他赶紧忙着整理行李去了，接着就听见哈维尔裤子落地的声音。

“你没把水用光吧？”

“什么？”吉拉姆看了哈维尔一眼，他只剩下那个金徽章还戴在脖子上，此外就是一片完美的黑与白，仿佛夜幕中的人像，所有颜色都从世界里消失了。只在乳头和生殖器处有一点淡淡的红色。吉拉姆看到这一幕，不禁脸又红了。

“水，”吉拉姆愣了愣才想起了哈维尔的问题，“剩的水还足够一个人洗澡。”

“太好了，”哈维尔回答，“这样你就不用帮我再打水上来。”

他走进浴室，但是没有关门。卡德里昂人都这样吗？还是地狱烙印带来的怪异举止？吉拉姆不自觉地瞄了一眼哈维尔裸露的背影。

哈维尔滑动一块浴室墙面上的瓷砖，露出了嵌入的橱柜。里面放着剃须刀、毛巾、香皂和搓澡刷，又是一个巧妙的设计。

“喂，”哈维尔忽然回头看着吉拉姆，“过来帮我个忙。”

“做什么？”吉拉姆问。他希望哈维尔不是又要开什么古怪的

玩笑。

哈维尔冲着他晃了晃搓澡刷。吉拉姆起身去了浴室。

安纳克里托有不少公共浴室，但大部分都在卡德里昂人居住的地区。吉拉姆家有两个私人浴室，没人会想到吉拉姆有一天会帮陌生人搓澡。一想到这，吉拉姆感到紧张中又夹有一点刺激。

“我该如何称呼你？”哈维尔一边抹香皂一边问。吉拉姆看着厚厚的白色泡沫沿着哈维尔肩膀和大腿的肌肉曲线流下去，不禁好奇是否所有的卡德里昂男人都能这样坦诚相见。难道他们都已经对赤身裸体的场面和气味习以为常，一点其他想法也没有？

“叫我吉拉姆吧，还是学校里都用姓氏互相称呼？”

“学校里都叫名字，不然大半个学校的人都叫格鲁尼托了。今天就有两个格鲁尼托报到，还有更多的在路上。”

“你呢？”吉拉姆问。“哈维尔，姓呢？”

“哈维尔学长，在外头大家都这么叫。”

吉拉姆摸了摸搓澡刷的毛。对哈维尔这么细腻的皮肤来说这刷子似乎太硬了。两个人的距离太近了，他甚至看见了哈维尔身上有一些小疤痕，最显眼的是腰部左边有一块尚未愈合的新鲜伤口。

吉拉姆将刷子放在哈维尔背上，沿着脊柱的线条和突出的肩胛骨轻轻刷着。哈维尔往吉拉姆的方向轻轻靠了靠。

哈维尔削瘦的身体上布满疤痕，大部分是旧伤，已经褪成白色了。他的右边肩上有一个圆形的疤痕，看上去像个手写体的单词。吉拉姆虽然不认识，但觉得很眼熟。吉拉姆坚信那

肯定也是地狱文。布拉西奥学者说哈维尔有地狱烙印，吉拉姆猜这会不会就是那个烙印。

“用力一点好吗，”哈维尔说，“你又不是在给小猫搓澡。”

吉拉姆皱眉看着哈维尔的后背。他希望哈维尔只是在享受自己的触碰，而不是嘲笑他的疏忽。吉拉姆拿着搓澡刷用力刷过哈维尔的皮肤，留下一道红痕。哈维尔直起身远离了他。

“你很容易生气嘛。”

“我只是在确保你洗干净了。”吉拉姆都能听出自己的语气中明显的倔强。

“更像是确保把我的皮刷掉吧。你之前没有帮人搓过澡吗？”

“没有。”吉拉姆回答。

“那我来教你吧。”哈维尔的声音始终有种嘲讽之意，但和刚才比似乎柔和了一些。

他转身握住吉拉姆的手，与吉拉姆面对面起来。这让吉拉姆顿觉尴尬又羞赧。他差点连搓澡刷都握不住了，哈维尔手指传来的热量似乎吸收了他所有的力气。

哈维尔把吉拉姆的手拉到自己胸前，引导他用刷子刷过自己清晰的肋骨直到平坦的腹部。

“像这样，知道了吗？用力，但别太猛。”

吉拉姆无法回答。他几乎不能思考。哈维尔离得那么近，他身上的热量和气味、皮肤的触感，全部都涌向了吉拉姆，淹没了吉拉姆的理智。期待与困惑在他的心中翻腾不停。

如果是和他老家的朋友慕斯尼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哈迪姆年轻

人一起，吉拉姆当然知道该怎么想怎么做。他当然知道这是引诱。

但是卡德里昂人和哈迪姆人可不一样，吉拉姆知道他们的法律甚至禁止人们产生那种想法——吉拉姆现在脑子里的那种想法。

吉拉姆几乎喘不过气来。哈维尔的脸，他的黑眼睛，饱满诱人的嘴唇，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让吉拉姆移不开眼睛。吉拉姆几乎要贴到哈维尔的身上，他的嘴唇与哈维尔曲线优美的脖子齐平。但这样一来，也让他看到哈维尔的嘴边有一丝嘲讽之意。

这个笑容很可怕。哈维尔只是在玩弄吉拉姆，故意撩拨起吉拉姆欲望与困惑。

受到这样的羞辱，吉拉姆不禁非常愤怒。他挣脱开哈维尔的手，挥手便扔了搓澡刷。刷子重重地从哈维尔的脸颊上划过。

“你完全可以自己洗，”吉拉姆狠狠地说，“别以为我是哈迪姆人，你就可以将我当成你浴室里的娼妓。”说完他就转身离开浴室，重重地关上门。

吉拉姆大步回到自己床边，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想收拾起行李马上坐车回家。

但是他作为哈迪姆人的骄傲和身为学者的自尊，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哈维尔和其他学生不正想让他打道回府吗？说不定地板上那些涂鸦，还有浴室里的调戏都是为了赶他走。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宝藏学院里看到哈迪姆人比他们优秀。

让那群蠢货在他们深信不疑的什么愚蠢地狱里烧死好了。他要留下来。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获得的成就狠狠打他们的脸。

吉拉姆脑海里翻腾着激动不已的长篇大论，险些没听见外面礼貌的敲门声。吉拉姆把嘴边的哈迪姆粗口咽回去，去开了门。

几个穿灰衣服的仆役站在大厅里。其中一人如布拉西奥学者所言，带着吉拉姆的铺盖，其他人则拿着几件家什。他们谁都不肯抬眼看吉拉姆的眼睛，也不和他说话。吉拉姆也懒得打招呼。

他们像惊恐的老鼠一样溜进房间，别扭地绕过地板上的符号。不止一个人在穿过房间时在胸前画着卡德里昂人的祈祷手势。吉拉姆故意踩到他们避之不及的符号，表明自己对此不屑一顾。

很快，吉拉姆的床上就铺好了干净的床单，换上了蓝色的毯子还有两个枕头。他的床脚位置有个大衣柜。衣柜旁边摆好了书桌和一把椅子。

就在他们忙着搬家具的时候，哈维尔从浴室出来了。他窄瘦的腰间围着一条毛巾，左边脸颊上有一道明显的红痕。光是站在那里，他就足以令那些仆人恐慌了。其中一个人赶紧后退，结果被吉拉姆的行李箱绊倒了。那人慌慌张张地站稳，迅速在胸前比了个庇护的符号。别的仆人也赶紧退出房间，连告辞都来不及说。

吉拉姆格外用力地把大门在他们身后摔上，竟然感觉特别好。

从眼角瞥见哈维尔从衣柜里拿出一条新短裤穿上，吉拉姆有意转身收拾行李。哈维尔穿衣服的时候，吉拉姆已经把行李都拿出来了。他把那一小袋太妃糖藏在衣服里，塞进了衣柜。

他把书都放在桌上，还有他的银叶徽章。

“晚餐就快好了，”哈维尔在他身后说，“你得穿校服去。”

吉拉姆没理他。他把墨水瓶和一叠羊皮纸放在桌上，仔仔细细地把纸摆得端端正正。

“我说，”哈维尔平静地说，“你不能就——”

吉拉姆转身面对着他。

“我跟你没话可说，也不想听你说话。”看到哈维尔露出惊讶的表情，他觉得挺开心。显然这人习惯于唬住周围的人，习惯于我行我素做任何事情。吉拉姆可不打算任人欺负，也不想被人捉弄。“我住在这里，不意味着我想跟你一起做任何事，你明白吗？”

哈维尔自命不凡的表情里似乎出现一丝痛苦，吉拉姆不禁窃喜。但那表情迅速变成了令吉拉姆厌恶的冷笑。

“随你的便吧，吉拉姆学弟。”哈维尔嘲讽地鞠了一躬，就离开了。

门关上的同时，晚餐铃也响了，但吉拉姆已经对卡德里昂口味的饭菜失去了胃口。

第三章

第一个星期，吉拉姆化愤怒为动力，拼命学习，力求尽善尽美。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松懈了。他整天在发奋学习的快乐和偶尔偷懒的懊恼之间摇摆。他上的课，极大地影响

了他的心情。

在多纳米罗学者的自然科学演示课上，吉拉姆打开了全新的思路。摩擦过的琥珀会闪耀出火花，用这种小火花去刺激死去的昆虫，它们的腿就会动。在靠近多纳米罗学者的某个机器时，吉拉姆发觉自己的头发全都竖了起来；他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太激动了，还是因为铜线里流动的能量。有好几次，课堂变成了他和多纳米罗学者的一对一讨论，其他学生迷迷糊糊地写着不明所以的笔记。

他在数学课上也表现出色。当四肢发达的同学们陷在椅子上一筹莫展时，吉拉姆就已经站起身把答案交给布拉西奥学者了。那位学者在批改吉拉姆的作业时，总是一脸陶醉，仿佛在听喜爱的音乐。

第一周过后，他们二人之间的拘束礼节就不复存在了。布拉西奥学者非常满意吉拉姆的解题速度，他常常笑着把吉拉姆叫做“小学者吉拉姆”，仿佛两人已经是同事了。

那位瘦长脸上有疤的武学导师，伊格纳西奥教官从未这样表扬过他。吉拉姆第一次尝试挥舞卡德里昂长剑的时候，没能拿住，剑直接朝着教官飞了过去。

幸而伊格纳西奥教官反应敏捷，虽然他头发灰白、满脸皱纹，身姿步伐却比吉拉姆之前以为的敏捷多了。

吉拉姆郑重道歉，并解释说他此前从未用过剑。哈迪姆人更习惯用弓箭。但第一印象已然定型，现在伊格纳西奥教官只允许吉拉姆使用木剑，而且总当他是没准头的潜在危险分子。

在上武学课的时候，吉拉姆假装没听到同学们的偷笑声。日常练习时，吉拉姆一输就放下剑直接走开，不给赢家洋洋得意的机会。这种态度让伊格纳西奥教官十分气恼，他不止一次发表演说，大谈自信的重要性，还说在战场上，怯弱就是

犯罪。

整个二年级只有两个学生的剑术和吉拉姆一样差：一个是胖乎乎的奈斯特·格鲁尼托，一名视力很差的年轻人；另一个是费德勒·奎玛诺，英俊高个黑头发，但脑子很笨，他在课堂上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自言自语念着马匹的名字。伊格纳西奥教官经常让他们三个一起练习，这样他就能去专心训练那些真正有剑术潜力的学生。

伊格纳西奥教官常常把哈维尔从三年级的马术课叫来，让他演示何为完美的剑术格斗，于是吉拉姆的武学课表现就更糟糕了。吉拉姆实在是受不了教官屡屡对哈维尔的英姿大加赞赏。

但吉拉姆还是忍不住去看哈维尔绝妙地格挡住伊格纳西奥教官的进攻、冲过教官的防御、剑尖停到教官的胸前那一连串剑术格斗演示。吸引吉拉姆的不光是哈维尔的精准和大胆，还有他优雅的姿态。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也没有丝毫犹豫，仿佛一头全凭本能行动的野兽。

吉拉姆意识到了自己对哈维尔的敬畏之情，他不得不认真分析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哈维尔的优雅主要来自他的狂妄自大。自大的人当然不会犹豫也不会怀疑自己。说不定这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犯错。

“他真可怕。”奈斯特低声对吉拉姆说。

“你根本看不清楚他吧。”吉拉姆回答。

奈斯特努力眯起眼睛，透过乱糟糟的沙棕色刘海儿认真看着哈维尔。他不算吉拉姆的朋友，但是过去两周以来，他们相处得不错。

和其他大部分二年级学生不一样，奈斯特和吉拉姆一样有着聪慧的好奇心。他对自然科学刨根问底，在法律课上取得最

高分，而且显然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天赋和志向。他和吉拉姆一样，来自安纳克里托的港口城市，不过奈斯特的父亲是伯爵，吉拉姆的父亲则只是哈迪姆一位女富商那不务正业的丈夫。

奈斯特从象牙盒子里拿出一副精美的眼镜架在他鸟嘴似的鼻子上。

奈斯特看着哈维尔使出一招“国王十字”，嘴里说：“确实很吓人。你怎么敢在他屋里睡觉？”

吉拉姆翻个白眼。“我知道其实根本没人怕他，你别装了。”

奈斯特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吉拉姆。“你在说什么呢？”

“如果大家真的认为哈维尔学长是某种恶魔，他们为什么还和他坐在一起吃晚餐，为什么还允许他入学？”

“他是劳玛公爵，谁敢拒绝他入学？”奈斯特说完只见伊格纳西奥教官走了过来，立刻闭嘴。等教官走远了，奈斯特才又凑近了说：“大家怕的不是哈维尔，他人挺好的，其实。我哥哥艾勒扎和他就是好朋友。但是封印在他体内的白地狱就是另一回事了。你是没见过，所以才不怕。”

“你见过吗？”

“见过一次。皇家使者来授予他公爵头衔时，白地狱挣脱出来了。当时导师们给他喝了钨洱拉毒剂，但是去年……”奈斯特的圆脸上露出困扰的表情，他压低了声音继续道：“去年，马房里有个仆人被杀了，被撕开了。校长说不是白地狱造成的，但大家都知道，就是白地狱。那件事之后，哈维尔两周没来上课。”

吉拉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是第一次有人明确地告知他，和哈维尔当室友有什么具体的危险——哈维尔可能是个杀人凶

手。

到午餐时，吉拉姆还在想这个问题。吃午餐时，他通常坐在奈斯特和费德勒中间。

第一天在学院吃早餐的时候，吉拉姆犯了个错误，坐在一个不认识的二年级学生旁边。那人把他的食物打翻在地，叫他滚到下面去吃，别跟正派人坐在一起。

幸好当时奈斯特及时介入，邀请吉拉姆和他一起坐在另一张桌上。吉拉姆高兴之余也松了一口气。之后费德勒也加入了他们，他当时倒没什么其他缘由，只是在哼唱一首听不清的歌。

他们是一年级就餐区里仅有的三个高一级学生。大部分二、三年级学生都坐在前面的长条桌。单纯就桌子而言，那边对吉拉姆来说毫无吸引力，和他现在坐的这张脏兮兮的桌子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离厨房更近，菜更好。

餐厅的东侧又是另一番景象。那边的桌子铺着桌布，长凳上还有精美的雕花装饰。新鲜的空气从窗户飘进来，阳光正好洒在椅子后方。

其中有一张桌子是专为学者、武学教官和神父准备的。吉拉姆只见过一次那张餐桌坐满了人——圣休日那天，哈巴兰神父在晚餐前念诵祈祷，学者和教官们都到齐了，围坐在那张桌子旁。其他日子里，那张桌子也就坐一半人左右，而剩下的豪华桌子则是给学生准备的。据奈斯特说，那些学生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最出色或是最危险的一群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三、四年级学生，他们将来会成为卡德里昂的各个领主。哈维尔也是其中之一，他甚至还有一群吵吵闹闹的同伴作陪，吉拉姆对此并不见怪。

奈斯特的哥哥艾勒扎总是走在哈维尔右边。和奈斯特一样，艾勒扎也是个鹰钩鼻，一头到处支棱的棕色头发。他比哈维

尔高一点，身体壮得像他手套上的公牛纹章图案。和他相比，奈斯特就像一颗脆弱的鸟蛋。

意料之中，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已经给吉拉姆和奈斯特的组合起了个绰号——“棍子和球”。

吉拉姆看着碗里一块块棕色的炖菜直皱眉。奈斯特已经吃完了。很显然这就是今天一年级午餐的主菜。

吉拉姆没精打采地吃了一口，勉强吞了下去。在这样炎热的下午，他母亲做的菜可比这个好吃一万倍。他真怀念在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爽口的黄瓜片、柠檬块和薄荷叶的风味菜，还有羊肉和无花果，他简直像思念双亲一样思念家乡的美食。他实在受不了眼前这种用浓厚的酸奶加蜂蜜做调味的菜。

吉拉姆看了看费德勒，这家伙正冲着他傻笑。

费德勒虽然头脑简单，但和学院里其他同学相比却是个绝佳的伙伴。他从不取笑吉拉姆和奈斯特。事实上，费德勒只有一半时间分给他们，剩下一半时间都沉浸在一个人傻笑的世界里。有时候他会看奈斯特画的素描，辨认并念出其中的人或动物的名字。他最喜欢马。

“月光骏。”费德勒神经兮兮地低语道。

奈斯特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沾了点墨水继续画编成穗子的鬃毛。吉拉姆看了看那幅画。他一如既往地分辨不出马匹，这一点让伊格纳西奥教官在第一节马术课上深感困扰。但即使如此，吉拉姆还是认出了奈斯特在画的马，是哈维尔的白色公马“月光骏”。

在两周前，吉拉姆根本想象不到马匹之间有那么多种不同。他只认识在哈迪姆城外的那几匹老马，平时负责拉卡德里昂来的马车。简直难以相信，那几匹老马和学院里学生骑的体格

高大、毛色光亮的战马是一个物种。学校里的战马那精明犀利的眼神、满是揶揄的响鼻、不为所动的顽固态度，它们和骑手一样，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性格。

和哈维尔一样，月光骏也是一副骄傲勇敢的样子。

吉拉姆看着奈斯特的绘画皱起眉头，今天的每件事都让他想起哈维尔。

“必须得画月光骏吗？”吉拉姆问奈斯特。

“月光骏。”费德勒斯重复了一遍。

“他很美啊。这个大家伙也是。”奈斯特把这一页下面的那幅画递给吉拉姆。

“福来骥。”费德勒斯愉快地叹了口气。

“是吗？”吉拉姆问。在他的印象中，学院分给他的新马匹“福来骥”可比画上凶多了。他第一天骑马的时候，全程都紧紧搂住那匹黑马的脖子，祈祷这畜生不会害他丧命。当然，他现在也没比第一天进步多少。

“俊美又成熟。”奈斯特朝着其中一张福来骥的头像素描微笑。

“俊美？他只会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一阵惊讶的大笑打断了吉拉姆的思路。在那几排木桌后面，他看到了一些高年级的人围在哈维尔周围。奈斯特的哥哥艾勒扎也在其中，未来的维瑞达伯爵杰尼莫·普鲁纳多也在。

哈维尔一手端着一杯水，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勺子。他先是把勺子放进杯子盛了点水，随后潇洒地把勺子里的水甩到半空中。在水滴飞起时，哈维尔手中闪耀起白光。待水滴落在桌

上时，全都变成了小冰块。众人纷纷欢呼。

虽然吉拉姆更愿意相信哈维尔不过是在表演一个娴熟的小戏法，但是他已经见过很多次哈维尔施展的魔法了，知道从他指尖上冒出来的白色火花是货真价实的能力。哈维尔应该是在某个时候接触过纱耶第，所以获得了一点施展魔法的能力。但是接触纱耶第可不等于被恶魔附身，更不是什么“体内有个地狱之门”之说。吉拉姆觉得很惊讶，卡德里昂人竟然没想到过这一点。

艾勒扎拿起一小块冰放在嘴里咬碎，朝哈维尔笑着说了些什么。杰尼莫·普鲁纳多把浓密的栗色头发从脸上拨开，凑近哈维尔。哈维尔又把一些甩到空中的水变成了冰块，杰尼莫还张嘴接住了几颗。哈维尔继续把水变成冰，接受着周围人的欢呼和笑声，直到用光了杯子里最后一滴水。

“如果他们这么喜欢他，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住一个宿舍？”吉拉姆低声自言自语。

“那你不如问他们为什么不跟自己的马一起住在马厩里，”奈斯特回答，“因为他们怕被踢死。马不想伤害他们，但是万一在睡觉的时候踢一下，他们就完了。”

“他又不是马。”吉拉姆回答。

奈斯特耸耸肩。“你还吃剩下的炖菜吗？”

吉拉姆把蓝色的瓷碗推给奈斯特。奈斯特一时间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把画稿放回皮箱子里，开始吃那碗炖菜。

“反正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奈斯特平静地说，“我大哥提莫特奥很讨厌他。我觉得杰尼莫也讨厌他。但是哈维尔已经是劳玛公爵了，萨格兰达的王公之中只有一个人敢与他为敌。而且我觉得没人想和他一对一决斗，他会吞噬掉对手的

灵魂。”

“他们的灵魂恐怕早被他的水变冰戏法和花言巧语给吞噬了吧。”吉拉姆嘟囔了一句。

他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有点嫉妒哈维尔能在同学们面前侃侃而谈，还很擅长开玩笑。在宿舍里度过几天沉默的日子后，他就后悔说什么自己绝对不和哈维尔说话的气话了。他甚至有些佩服哈维尔能够遵守这个荒谬的要求。他知道这样想很小家子气，他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人，但他就是忍不住。

每天晚上他们的寝室都安静得让人难受。就算哈维尔在也一样，虽然大部分时候他都等到夜班舍监喊熄灯的时候才回来。吉拉姆努力说服自己，寝室里空荡荡的才好，这样就可以把他的齿轮和铁滚筒随意摆在地上，也不会有人提意见。但老实讲，他真的觉得很孤单。

费德勒斯忽然像狗狗一样靠在了吉拉姆身上，把他吓了一跳。吉拉姆想了想，拍拍他的头。费德勒斯笑了，眼睛盯着远处。他年轻英俊，性格可人。吉拉姆真希望能有办法知道费德勒斯在想什么。吉拉姆知道费德勒斯比自己年长，但他看起来真的很孩子气。苹果、奶酪之类最简单的东西都会让他开心。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马。吉拉姆意识到一个很讽刺的事实：他很怕马，却不得不每天骑它；而费德勒斯呢，伊格纳西奥教官却安排他站在一边看着。

“奈斯特？我可不可以送给费德勒斯一张福来骥的画？”

奈斯特看了看费德勒斯然后耸耸肩。“奔跑的那幅我要自己留下，别的都可以。”

“你喜欢哪一张，费德勒斯？”吉拉姆一边把画翻给费德勒斯看，一边注意观察他的眼睛。

吉拉姆翻到一张马的头部特写，费德勒斯低声说：“福来

骥。”吉拉姆便把那幅画递给他，费德勒立刻把它贴在自己胸前。

他轻声哼歌，透过富有节奏的含糊哼唱和很多马的名字，吉拉姆忽然听出来一句奇怪的歌词，他看着费德勒。

“帮帮我，请帮帮我。”费德勒的黑眼睛睁大了，他十分恐慌，一成不变的微笑变成了怪异的假笑。吉拉姆立刻紧张起来。

“费德勒？”吉拉姆问道。“怎么了？”

费德勒低下头，凌乱的黑发从脸上垂下来，吉拉姆看见费德勒全身颤抖了一下。

“月光骏。”费德勒梦游似的低声说。他抬起头再看吉拉姆时，表情已经变回老样子了，温柔、甜美又迷茫。

学校的铃响了，午餐结束。他们周围的学生都站起来收拾东西，费德勒也站起身轻快地离开了。

吉拉姆转身看着奈斯特，奈斯特还在大口吃炖菜。

“你听见了？”

“铃声？听见了。”奈斯特回答。

“不是。费德勒说的话。我觉得他在求助，你说他是不是受伤了？”

“他看起来还好。我是说，自从发病以来，他一直都是那样。”奈斯特收起画稿拧紧墨水瓶。“他时不时就模仿别人嘴里的只言片语。说不定他最近正好听到有人为下次数学考试祈祷，他就有样学样了。”

“也许吧。”吉拉姆回答。费德勒似乎很悲伤，吉拉姆觉得这是在模仿。他会不会是病了，或者遭遇了什么痛苦的事情但又说不出来？“他之前是得了什么病？”

“当时我不在学校，但我哥艾勒扎说，是白地狱之手抓住了他。”

别的学生从他们周围经过，吉拉姆压低了声音问：“是哈维尔引起的？”

“不，是直接被白地狱所害，”奈斯特说，“费德勒是哈维尔的表弟，白地狱偏好他们那支血脉。艾勒扎是这么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场。”

“这样，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吉拉姆问。

“三年前的事了。他们当时都还是一年级。艾勒扎和费德勒上完了多纳米罗学者的课，突然一股黑色火花从费德勒身上燃烧起来，蔓延到全身，还钻进了他的身体里。费德勒尖叫着开始抽搐，仿佛真的被火烧伤了。白地狱想要抓住他。”

“艾勒扎有没有做什么？”吉拉姆想象不出自己在场的话会做出什么反应。

“艾勒扎什么都没做。他能做什么呢？”奈斯特整理了一下眼镜。“哈维尔听到尖叫声马上跑过去，他抓住费德勒把他从地狱之火中拽了出来。如果你见过费德勒不穿衣服的样子，就能看到地狱之火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自那之后他就.....变得很奇怪。”

吉拉姆专注地看着奈斯特。

“我不是瞎编，”奈斯特说，“你随便找个人问问就知道了。这事确实发生在费德勒身上了。”

“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现在就不需要帮助。”

“如果他需要帮助，哈维尔会帮他的。”奈斯特挥挥手，仿佛把所有那些事情都拨开了。“哈维尔会确保费德勒的安全。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大家都能容忍费德勒继续待在学院里四处晃悠？”

那天下午，吉拉姆努力想要集中精神，但是在艺术课上，他一直忍不住去回想费德勒天真的面孔上那一闪而过的恐惧。那个画面出现在了吉拉姆笔下的每一幅炭笔画上。

那节课结束时，导师抬起一条细细的白眉，问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是不是在发烧，所以失去了审美能力。

吉拉姆道了歉，表示他会在休息日用功补上作业。没过一会儿，在门厅里，奈斯特给了他几张自己的素描，方便吉拉姆模仿。

“谢谢。”吉拉姆对此深受感动。

“不客气，”奈斯特回答，“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画作，看起来就像教堂祭坛下面那些被恶魔作祟的灵魂的写照。”

“是吗？”吉拉姆从皮书包里抽出一张面孔凄惨扭曲的素描，这幅画看起来与任何神圣形象都不沾边，但他也不懂卡德里昂人的肖像审美。哈迪姆人不被允许进入卡德里昂人的教堂，除非他们改宗。

“眼神很空洞。”吉拉姆说。

“是啊，所以让画看起来更诡异了，”奈斯特看着那幅画笑了笑，“他看起来仿佛已经愁苦地游荡了一百年，正要开始哭嚎。”

“你想要吗？”吉拉姆问。

“当然。”奈斯特开心地收下那幅画，塞进自己的文件袋里，和他那些水平更高的作品放在一起。

历史课上，吉拉姆倒是无暇顾及费德勒。在哈巴兰神父长篇大论讲述纳扎里奥·萨格兰达国王的辉煌盛世时，吉拉姆用尽全力才克制住自己反驳争辩的冲动。在哈迪姆人中，纳扎里奥国王被称为“戴冠处刑人”。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大规模处刑和公开酷刑。他的大清洗运动使得安纳克里托的哈迪姆区修起了高墙，时至今日，城墙上还站着卫兵。哈迪姆的主母们虽然还是要给卡德里昂的国王交税，但是对纳扎里奥暴政的记忆，使得她们永远都不再相信卡德里昂的领主会保护他们。

吉拉姆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完成这篇卡德里昂列王史的论文，他多半会写成一连串恶毒的咒骂。他不得不低下头，免得被神父看到自己厌恶的神情。

下课后，奈斯特问他是不是病了。

“只是有点累。”吉拉姆勉强笑了笑。想到奈斯特的祖先可能也是那些围猎哈迪姆牧羊人取乐、刺死情侣作为晚间消遣的贵族，吉拉姆就很难正眼看他。但是当他直视奈斯特的目光时，发现对方神情中没有一丝丝那样的恶意，吉拉姆的怒气也跟着消散了。奈斯特不应为祖先的行为承担责任。他没有自愿当卡德里昂人，正如吉拉姆也不是自愿当哈迪姆人一样。

“吃完晚饭就会好了。”吉拉姆说。

“这可不好说，”奈斯特回答，“今晚吃豆子。”

一想到晚上的内脏炖菜，他们互相做了个鬼脸。吉拉姆勉强笑了笑。

“可怜的哈维尔，”吉拉姆恶劣地笑了，“他的白地狱恶魔要被我的放屁恶魔熏死。”

奈斯特又做了个被熏到的鬼脸，拍了拍他的后背。“就是这个劲头，吉拉姆！”

奈斯特在马术课和晚餐期间一直陪伴着吉拉姆。吉拉姆注意到费德勒不在，奈斯特说费德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况且很有可能，他也不喜欢吃豆子糊糊。

晚餐后，奈斯特跟他的学长走了，吉拉姆孤身一人走过学院图书馆空荡荡的走廊。

吉拉姆很喜欢萨格兰达学院的图书馆。

满载知识的墙壁围绕着他。书架上摆满了印刷机发明之前的珍贵手写文本，其中穿插着一页又一页细致美丽的图画。无数大部头巨著之中，还有尚未出版的科研档案，仅在学者之间流传，全部都是无价之宝。

换在其他任何时候，吉拉姆都会很乐意沉浸其中，寻求任何可能帮助他完成“王冠挑战赛”项目的细节。但今天晚上他却没心情思考蒸汽压力或冷凝室。与往常不同，他现在脑海里不停回放费德勒痛苦的表情和奈斯特轻描淡写的解释。他记起在哈维尔手指间闪烁的白光。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名为《论地狱和被诅咒者的本质》的镀金书脊上。成为被诅咒者意味着什么？地狱火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它如何能够捕猎一个特定的家族？一份手稿怎么可能只有被诅咒的人才看得懂？

吉拉姆从架子上拿下那本书。他为自己对卡德里昂人的迷信感兴趣而觉得可耻，他把那书塞进两本历史书之间，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偷偷看了起来。

他打开书，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页装饰华丽的纸张，高级纸张带着皮革味道的香气随之沁入心脾。他仔细研读那些浮夸的语句和镀金的文字，很快便得出结论：那些被卡德里昂祭司诊断为“附身”的人，若改为由哈迪姆医生（比如他的舅舅拉斐）诊断，多半都是“精神紧张”。

费德勒恐惧的面容再次浮现在他脑海中。吉拉姆从他的表情中没有看出紧张或是模仿的痕迹，而是纯粹的恐惧和痛苦，吉拉姆确定，费德勒是在竭尽全力求助。

吉拉姆想了一会儿，觉得费德勒的事情还是告诉哈维尔比较好。毕竟，哈维尔对费德勒负有责任。他需要知道这件事。只有耿耿于怀的小气鬼，才会故意隐瞒这种重要的发现。

何况，以这个话题放下自己的骄傲跟哈维尔说话，也算是找个台阶下，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

只要哈维尔回来，他就去和他讲话。吉拉姆朝高高的窗户外面看去。奈斯特告诉他，有几个高年级学生每天都离开学院，骑着马去赞寇达城里，在“麒麟草酒馆”和妓女鬼混。

吉拉姆很难想象哈维尔在脏兮兮的酒馆里跟衣衫不整的女招待调情，但是晚上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吉拉姆此前很多个晚上都在学院里闲逛，他当然不会承认是在找哈维尔，何况他闲逛的时候也根本没遇到过哈维尔。

窗外夏日的夕阳沉入周围果园的阴影中，云层周围像是镀了一圈金箔挂在蓝色的天空中。还有半小时左右就熄灯了，到时候夜班舍监会高喊提醒，然后再巡逻一圈确保所有学生都已上床睡觉。

吉拉姆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现在他很想和哈维尔说话，可哈维尔在哪里？也许正在让某个大胸的卡德里昂女人给他舒舒服服地擦背。

“去巴希[1]！”吉拉姆忍不住像个盐贩子一样骂了句哈迪姆语脏话。他瞪着楼下的马房，很快在阴影中看到一个高个子的身影。那人一头黑发，皮肤苍白得和哈维尔差不多，身高也很接近，但走路的样子却截然不同。那个人影先是躲进装饰树篱之中，然后又疯狂跑向边上的水槽。接着他挥舞着手上的一张纸，随后又把纸按在胸前。

那一定是费德勒斯。他已经跑到了马房门口，眨眼就钻了进去不见踪影。即使吉拉姆也知道，费德勒斯一点点不寻常的动作就会激怒马匹，然后害死自己。

至于该怎么办，吉拉姆根本没有多想。顾虑常识只会让他变成胆小鬼，他清楚得很。伊格纳西奥教官各种说教之中，吉拉姆最讨厌这一句，但这句话此时却驱使他心脏狂跳，吉拉姆拔腿狂奔冲出了宿舍。

[1]Khivash，作者自创的语言。

第四章

马房里又热又黑，有一股浓浓的马的味道——饲料、马匹本身和排泄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弥漫在沉闷的空气中。温暖的光从敞开的门口照进来，在吉拉姆脚下照出长长的影子。在堆满脏污的地上，有几根草反射出金色的光芒。

马匹站在一间间幽深的马厩里看着他。它们看着吉拉姆的一举一动，乌黑的眼睛里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态，仿佛知道他只是二年级学生，更知道他不能单独进入马厩。费德勒斯则踪

迹全无。

他沿着马厩之间过道前进，寻找费德勒的同时也提防着那些大马的突然靠近。

“费德勒？”吉拉姆不敢大声喊，他怕自己被发现，只敢低声细语。马匹们听到声音都竖起了耳朵。

马厩深处一个接近耳语的轻柔声音回应了他，吉拉姆赶紧上前。他看到了福来骥——他那匹高大的黑色骗马——正站在费德勒面前。等他走近之后才意识到，费德勒正站在马厩里，脸贴着马的肩部。他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摸着福来骥的脖子，另一只手握着吉拉姆午餐时给他的那幅画。

吉拉姆松了一口气，随即惊讶地发现，福来骥和费德勒在一起似乎很放松。马低下头，用鼻子蹭着费德勒乱糟糟的黑发。

吉拉姆努力压低声音尽量用坚定的语气说：“你得赶紧出来，不然会惹麻烦的。”

费德勒从福来骥漆黑的皮毛上抬起脸，笑嘻嘻地摇摇头。即使是在黑暗的马厩里，吉拉姆也能看到费德勒的脸上有泪痕。

“杀了他……”费德勒的声音柔和富有韵律，仿佛在唱催眠曲，“别让我去，别让我去。他们会伤害他……”

“有人会伤害他？”吉拉姆看了看福来骥。费德勒是看到有人对福来骥不好吗？或者只是某个马夫在照顾马的时候让费德勒误会了？不管怎样，吉拉姆确实被费德勒的专注态度动摇了。也许早前费德勒也是为这个事情才寻求吉拉姆的帮助。吉拉姆没能理解他，于是他就自己来保护福来骥。
“你在保护他吗？”

费德勒脸上出现了好奇又放松的表情。他点点头，离开了福来骥，朝吉拉姆走来。

“谁在伤害他？”

费德勒张张嘴，但是只发出快要窒息的喘气声。之后，他的脸上又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费德勒赶紧抬起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他倒向身后的木板墙，更多的泪水从脸上滚落。

“帮帮我。”他低声说。

“我会的。”吉拉姆向他保证，但他现在毫无头绪。他不确定是谁，或是否真的有人威胁到了福来骥，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构成威胁。但他入学两周以来，从未看到费德勒像这样。

“别哭。”吉拉姆用平时对待侄子侄女的温柔态度说道。他搂住费德勒的肩膀，轻轻抱住他，费德勒也回抱了他。

“没事了，费德勒，”吉拉姆低声说，“福来骥很安全，你看。”

黑马从食槽的草堆上吃了一大口，他懒洋洋地咀嚼着草，注视着费德勒。随后，福来骥抬起头，凝视着马房过道深处。吉拉姆跟着回头看了看，什么都没看见。

费德勒握紧拳头，吉拉姆突然意识到费德勒是很强壮的。

他低声说：“别让我去。”

“我们必须得走了。我们现在不该在马房里，夜班舍监在——”此时马房西边的门口传来一声愤怒的嚎叫，打断了吉拉姆的话语。

“费德勒！”

四周众多的马匹都抬起头，它们耳朵直立，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到了。费德勒松开吉拉姆，退到福来骥的马厩里。

“费德勒，要是你让我翻遍这个破马房才能找到你，我发誓我一定会把你揍得满地找牙！”

是费德勒的学长杰尼莫。

费德勒抓住吉拉姆的手，把他拉进福来骥马厩的阴影里。吉拉姆有点担心，万一他们被抓了一定会惹上非常大的麻烦。

“费德勒。”杰尼莫的声音更近了。吉拉姆看到他黑色的轮廓在昏暗的马房里穿行。“要是马出事了，就是你的错。马夫肯定会骂你，再也不让你进马房了。”

吉拉姆能感受到费德勒很紧张。他把吉拉姆的手握得生疼，但是吉拉姆没有挣脱，他怕引起杰尼莫注意。

“如果月光骏瞎了一只眼，哈维尔也会讨厌你。因为你，他们只能扑杀那匹马，费德勒。瞎眼的马谁也不想要。”

“不！月光骏！”费德勒从阴影里冲了出去，顺势还把吉拉姆带到了前面。

吉拉姆想朝门口跑去，但费德勒不肯。他站在过道中间咧嘴笑着，杰尼莫朝他们越走越近。吉拉姆不喜欢杰尼莫一边挥舞马鞭一边走过来的样子。

“你们俩在这里搞什么鬼呢？”杰尼莫问吉拉姆。

“我来找费德勒。”吉拉姆回答。

“然后？手拉手？”杰尼莫讽刺地看着吉拉姆。“按你们哈迪姆人的恶心习俗勾引这个傻子吗？”

吉拉姆的愤怒瞬间超过了恐惧。“我只想带他离开马房。”

“我不想走！”费德勒斯绝望地握住吉拉姆的手。“我不想。福来骥、月光骏、福来骥——”

“闭嘴吧！”杰尼莫朝费德勒斯吼道。

“不！”费德勒斯惊慌地碎碎念起来。“不不不不.....”

马匹似乎察觉到费德勒斯的不安，都纷纷躁蹄，短促地打着响鼻，显得很紧张。

“不不不不.....”费德勒斯似乎无视了吉拉姆的存在。他紧闭着眼睛，只是专心表达自己的拒绝。

“你他妈的闭嘴！”杰尼莫怒骂。“闭嘴！”

“冷静，”吉拉姆对杰尼莫说，“你让他更怕了——”

“不准用那种语气跟我说话，异教徒！”杰尼莫一鞭子抽在吉拉姆脸上。

被打的震惊远大于突如其来的疼痛，吉拉姆呆住了，甚至没注意到血流到下巴上那种湿热的触感。

吉拉姆迄今为止的人生中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疼痛和愤怒涌上心头。他挣脱费德勒斯的手，扇了杰尼莫一巴掌。

“去巴希。”吉拉姆骂道。

这一巴掌的声响不如吉拉姆期望的那么响亮，但杰尼莫呆住了。他后退半步，然后扑向吉拉姆，一拳头打得吉拉姆几乎

窒息，接着吉拉姆就被狠狠推撞到马厩墙上。

费德勒斯哭喊道：“月光骏！月光骏！”

吉拉姆想重新站稳，但杰尼莫已经再次扑了上来，把他用力按在墙上。吉拉姆狠狠咬了杰尼莫的小臂。

“婊子！”杰尼莫用膝盖猛撞吉拉姆的鼠蹊部。吉拉姆疼得眼前发黑一阵阵恶心，最终膝盖一软倒在了地上。

“你个臭大粪，”杰尼莫骂道，“竟敢用异教徒的脏手碰我？”

杰尼莫抓住吉拉姆的头发把他拎起来，再次殴打他，扇他耳光。吉拉姆眼前一阵阵发白。血从他鼻子里涌出流到嘴唇上，触感湿热十分恶心。血液流回嗓子里呛得他难受，他几乎感觉不到疼痛。

“天呐，你真是没用，”杰尼莫朝吉拉姆冷笑，“你这个蛆虫，臭大粪——”

突然间，一大块发绿的马粪打在杰尼莫头上。他气得满脸通红，松开吉拉姆转身面对费德勒斯。吉拉姆靠着墙滑倒在地上。费德勒斯的旁边站着哈维尔，他手里拎着一把粪铲。

“杰尼莫，臭大粪正粘在你头上呢，”哈维尔语气轻快，走过来的时候表情甚至很友好，“你拿那个骂人对你来说也太讽刺了吧。”

杰尼莫怒气消散，开始恐惧不已。他后退了几步。

“如果你跑，我会让白地狱去追杀你，”哈维尔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老实待着。”

杰尼莫立刻愣在了原地。哈维尔瞟了吉拉姆一眼，唇边打趣的微笑消失了。接着他又转向杰尼莫。

“拿走属于我的东西去玩之前，你不得先问问我的意见吗？”哈维尔在杰尼莫胸前擦了擦铲子背面。“你把我的东西弄坏了，我会生气，知道吗？”

“多纳米罗学者派我去找费德勒斯回去进行治疗，然后——”杰尼莫吓得声音都颤抖了。

“我不想听这个。”哈维尔用铲子戳了一下杰尼莫的胸口。

“我.....我.....”杰尼莫脸上血色全无，眼睛睁得很大，吉拉姆甚至觉得自己能看见他呆滞的黑色瞳孔因为恐惧而开始扩张。

吉拉姆忽然想起自己的舅舅描述的发生抢粮暴动时，那些人的遭遇。很多人在极度惊吓中死去。舅舅总说那些人有着兔子一样的眼睛，吉拉姆现在明白舅舅是什么意思了。

“我很抱歉，哈维尔。”杰尼莫腿抖了抖，跪倒在地。

“你很抱歉？”哈维尔语气中那种施虐的喜悦让吉拉姆感到困扰，但是他心里却有一部分很乐意看到杰尼莫满身大粪地跪在地上。“我不知道你在抱歉在什么——抱歉你被我抓住了吧。”

“求求你.....哈维尔，我保证不会再做了。”

“不然呢，”哈维尔冷笑一声，“反正你也没有再做任何事的机会了。”

哈维尔举起左手放在杰尼莫头顶，白色火花在他手指之间闪耀。

吉拉姆闻到了人类的尿味，发现是杰尼莫吓得尿裤子了。

“别杀我。”杰尼莫哭着鼻子说。

哈维尔的手指在杰尼莫的前额处晃了晃，接触到杰尼莫皮肤的一瞬间，一小簇火花从他手中冒出来钻进杰尼莫的头骨。杰尼莫抽搐着往后一退，倒在地上。

吉拉姆恐惧地看着杰尼莫俯卧的尸体，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分不清究竟是因为刚才被殴打造成的剧痛，还是因为刚刚目睹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谋杀。

哈维尔跪在杰尼莫旁边，轻轻把他的头抬起来一点。杰尼莫的脖子像一条死蛇一样搭在哈维尔手上。

“你杀了他。”吉拉姆低声说。

“杀了他？”哈维尔看着吉拉姆摇摇头。“你太夸张了。”

哈维尔低头凑近杰尼莫，白色的小火花掠过他的手掌，跳到杰尼莫的头发里。“睡吧，做个老鼠吃你的肠子的梦。”然后他轻轻把杰尼莫的头放在马厩地上。

哈维尔站起身，来到福来骥的围栏门口。

“费德勒斯，出来吧。”哈维尔的语气完全不一样了，和跟杰尼莫说话时的讽刺嘲笑完全不同。他现在似乎有些激动。

“不要。”费德勒斯从门后面回答。

“我不是带你去治疗。吉拉姆受伤了，你不是说好了要照顾他吗？”

“是的。”费德勒斯显得很不开心。

“那就出来吧，”哈维尔说，“帮忙把吉拉姆带回我们寝室。”

第五章

费德勒斯冲在他们前面，得意地哼唱着马的名字，打开门。

到了他们的房间，费德勒斯待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才一溜烟跑了。

“他没事吧？”被哈维尔放到床上的时候，吉拉姆问。

“费德勒斯？他没事的。今晚寝室里只有他自己，而这次治疗又被他逃掉了。”

“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吉拉姆一说话整张脸都疼，脸颊的伤口拉扯着脑袋也跟着痛了起来，“今天下午他请求我帮帮他。”

“他缺席治疗就会那样。他讨厌治疗，但是如果超过一个月不治疗，他就会变得焦躁不安，然后就开始妄想，开始看到和听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觉得，他在说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要伤害福来骥。”早先的对话似乎变得十分模糊，他想不起来了。吉拉姆靠在自己的床垫上，每次他闭上眼睛，眩晕感就会袭来。

“来，”哈维尔给他头下面垫了个枕头，他的手很暖和，“暂时别睡着，好吗？”

“为什么？”

“这是两周以来你第一次跟我说话，我不希望结束得太快。”

哈维尔离开了片刻，回来的时候带着一盆水和一条毛巾。
“你是真的不懂怎么打架啊？”

“我只知道四肢发达的人往往头脑简单。”

这话逗得哈维尔笑起来。他轻柔地擦掉吉拉姆鼻子和嘴上的血。在清理到左脸颊伤口时吉拉姆疼得直吸气。

哈维尔凑近了一些检查伤口。“这个真的很深。他用纹章戒指打的吗？”

吉拉姆咬着牙，让哈维尔继续处理伤口。“他用的马鞭。”

“他用鞭子抽你？天呐，真是坨臭大粪，”哈维尔洗掉毛巾上的血，“我就应该杀了他。”

“还好你没有。”

“真的吗？”哈维尔用湿毛巾轻轻沾着吉拉姆的脸颊。

“谋杀是很严重的罪行。”哈维尔离得这么近，吉拉姆有些难以集中注意力。他总被哈维尔下颌处淡淡的胡茬和他身上传来的木调香气所吸引。“他请求你的宽恕，如果你还杀了他，那会有损你的灵魂。”

“我没有灵魂，没什么损失。”哈维尔简单地回答。

“你有灵魂。”吉拉姆不禁有些生气。他很讨厌卡德里昂人这种随随便便就说人家没有灵魂的信仰。“万生皆有灵。树、鸟、狗、猫，甚至恶魔——我不是说你是恶魔——但就算你是，你也有灵魂。你不是家具也不是石头，你很自大，还有些轻浮——这我还不好说。但是你肯定有灵魂。”

“你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高兴。”

“你该相信我。”吉拉姆意识到伤痛让自己变得不耐烦，即使如此，他还是补充道：“恕我直言，你们的宗教在这方面搞错了。”

“你还说我自大。”哈维尔笑意更深了，和在马房里他对杰尼莫那种冷笑不一样，没有尖刻残忍的意味。他处理伤口时是那么温柔，甚至像在爱抚。

“你估计要留疤了，依我看。”哈维尔从一个玻璃罐里倒出来一些药膏涂在手上。

“反正也不是第一个。”吉拉姆想要显得没那么在乎，他母亲看到了一定会吓一跳。“我还有另一个疤。”

“就一个吗？”哈维尔把焐热了的药膏小心地涂在吉拉姆受伤的脸上。这种药闻起来很刺鼻，但几乎是立刻就止痛了。吉拉姆突然想到，哈维尔怎么会恰好就有这么对症的药膏。然后他想起来哈维尔苍白的身体上无数大大小小的疤痕，还有他腰上那道深红的新鲜伤口，他右边肩上的烧伤。很明显，他的日常生活就需要这种药，甚至是更强效的药。

“我是家庭出身良好的学者，”吉拉姆说，“我身上能有几个疤？”

“嗯，显然就一个，”哈维尔好奇地看着吉拉姆的身体，“在某个地方。”

“在这儿。”吉拉姆伸出右手给哈维尔看。哈维尔轻轻摊开吉拉姆的手指，仔细查看他的手指和手腕。那态度让吉拉姆觉得身上太热了。

“你说的是大拇指内侧这条白线？”

“是啊，是在和妈妈一起做糖的时候留下的。收拾太妃糖的碎片时，我划伤了手。”吉拉姆觉得有点尴尬，但那时候他

才六岁。

“你真的就这一条疤？”哈维尔把吉拉姆的衬衣袖子推上去，仔细看 he 黝黑的胳膊。

“我可不敢再受伤了，”吉拉姆回答，但是他心思根本不在说话上，“光是这一个疤就让我母亲慌了神。”

哈维尔似乎作出了什么决定。“你把这件衬衣脱了，上面沾满血了。”

吉拉姆任由哈维尔解开自己的衬衣扣子。

“你母亲肯定不想看到这个，我估计。”哈维尔的手在最后三颗扣子的地方停下来，吉拉姆的腹部甚至能感受到他的热量。“你的那些信都是写给她的，对吗？”

吉拉姆点头。不光是他脸上的疼痛消退了，他整个人都感到懒洋洋的，很怪。他不知道是不是哈维尔帮他涂的药膏引起的。

“你家的其他人呢？”哈维尔看上去有些犯难。“你跟他们亲密吗？”

“很亲密。信是写给全家人的，”吉拉姆说，“但母亲喜欢大声读出来。每次我大哥马吉迪写信来，她都会在晚餐的时候朗读，还问大家是否同意由她来写回信。现在，我估计她也会读我的信，只是我还没收到回信。”

吉拉姆说话的时候，能看出哈维尔有些不自在。他将手从吉拉姆的腹部收回去，然后直起身，似乎要从床边离开。

“你家呢？”吉拉姆赶紧随便找了点话说，只希望哈维尔能继续待在自己身边。

“费德勒斯是我唯一的家人了。还有费德勒斯的父亲，但他没有托聂萨尔家族的血统。”

“只有费德勒斯？”吉拉姆想象不出只有一个表亲的情况。他有十好几个。

“我们家族被诅咒了。没错，我们家族也有那种酗酒之后在半夜坠崖的傻子，我倒是省得买新年礼物了。”

“对不起。”吉拉姆想不出别的话说。“子然一身”这四个字从脑海里冒出来，让他觉得心疼、难受。

哈维尔淡淡地笑了笑。

“你觉得难受就同情费德勒斯吧，但别浪费时间同情我。”哈维尔走回自己床边脱下靴子。“我控制着白地狱，统治着劳玛，这样的生活我很受用。”

“你想念他们吗？”吉拉姆问。

“不想。”哈维尔回答。但吉拉姆不相信，这个回答太迅速太平静了。

哈维尔将靴子放在一旁，回看了一眼吉拉姆。“你觉得你还能走吗？”

“我不知道。”话题突变让吉拉姆一时失防，不过他还是好好回答了。

“你最好试试，看看能不能赶在舍监到我们这层之前穿过大厅去厕所。你一开始尝试撒尿的时候肯定会疼。”哈维尔忙着解开自己外套上的银扣子。“如果有血，就马上叫我。我带你去多纳米罗学者那里接受治疗。”

吉拉姆努力走到厕所，看到自己身体机能正常，不禁松了口气

气。他回去后，看到哈维尔已经洗漱完毕睡下了。只有一盏油灯还亮着。吉拉姆也迅速洗漱，躺床上了。

“晚安。”吉拉姆低声对哈维尔说。

“晚安。”哈维尔低声回答。片刻后他又说：“多谢你照顾费德勒斯。”

“没什么——”吉拉姆觉得这事不能说没什么大不了。毕竟他为此挨了人生的第一顿打，但是他不后悔。

吉拉姆最后说：“朋友就该互相照顾。”

“我也这么觉得。”

吉拉姆等着他再补充点什么，但接下来只有沉默和黑夜。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